

# 傅夫梭拉古尼



俞 鴻 模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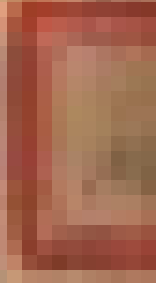
海  
燕  
刊

No

# 傅夫梭拉古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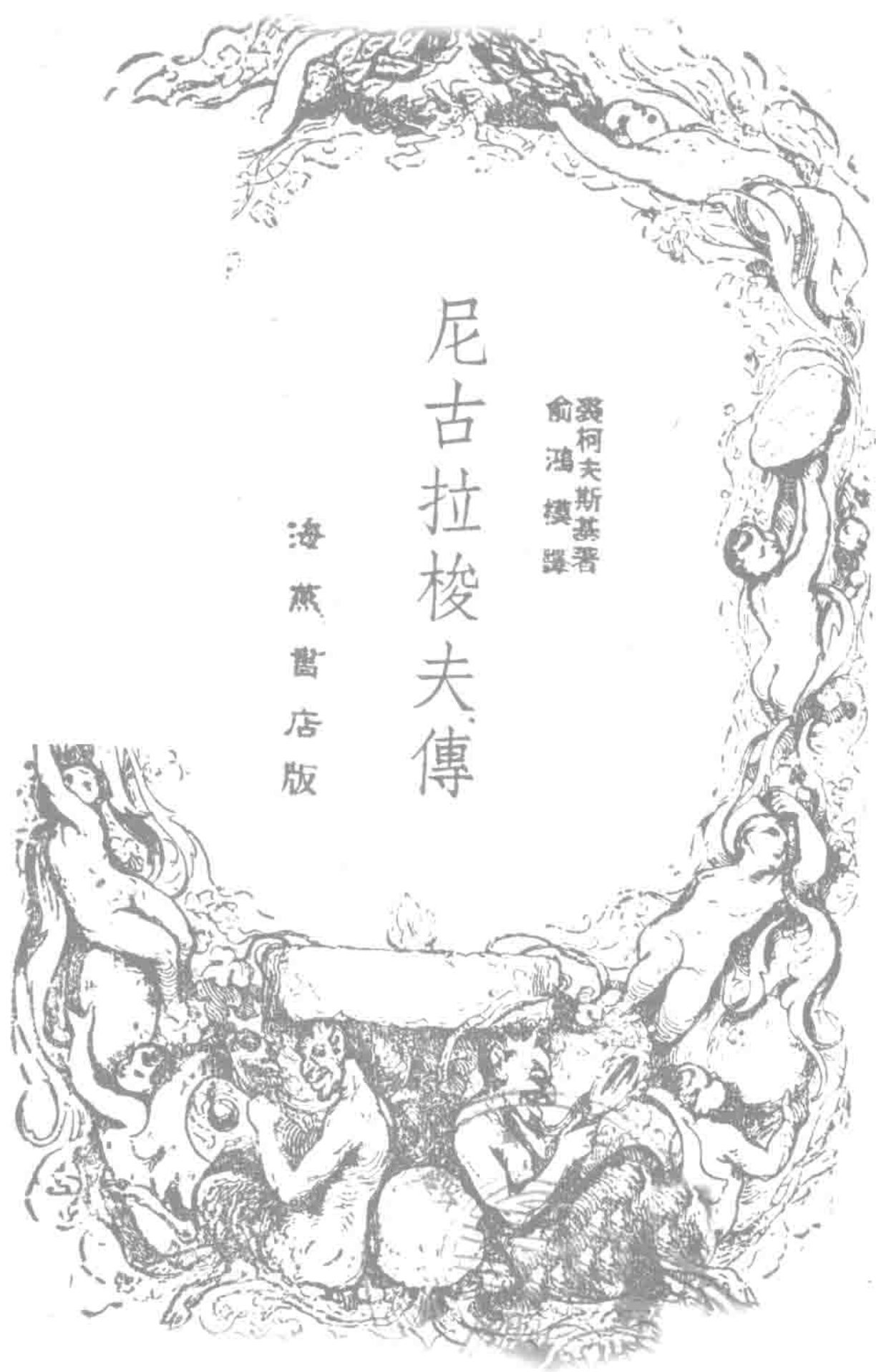
傅夫梭拉古尼



賽柯夫斯基著  
俞鴻模譯

# 尼古拉梭夫傳

海燕書店版



原书空白

尼科萊·亞歷克緞維支·尼古拉樓夫 (Nikolai Alexeivitch Nekrasov)

一八二一年十二月四日(新曆)生於柏德里·斯加耶縣的一個小郡猶茲維那。

詩人的父親亞歷克緞·塞爾格維支是地主，同時又是一個陸軍士官。他在兒子誕生後不久退職，移居耶洛斯拉烏斯加耶縣的世襲的封地格里厄希尼葉夫，沉溺於當時中流地主所常有的放蕩的生活。追逐狼兔，醉酒嗜賭，和隣人涉訟，同自己的女僕偷情，又常常混在情婦的家裏：這就是他的生活的狀態。

妻葉勒娜·安德勒芙娜雖和他同住，但過的卻同外人一樣的沒有保障的生活。這個愛好空想的碧眼婦人，讀的是法國和波蘭的書，奏的是鋼琴，又善歌唱；和那粗野的丈夫間的夫婦生活，恐怕是得不到幸福的吧。她生於華沙，從少女時代起，就習慣於和比自己教養高的人們交遊。

丈夫對妻的一舉一動大都要加以罵詈，就像有時帶了外妾到家裏來，而命葉勒娜去接應；如果她拒絕了，他並不管兒子就在面前，也毫無忌憚地毆打起來。

少年時代深刻地印在心裏的受難的母親的姿態，是通詩人的全生涯中不能忘掉的。母親常常走出庭院，叫兒子到旁邊來，抱在懷裏痛哭。後來在他的詩作中，他屢次歌頌着母親的淚；例如：故鄉、母親、深夜的騎士和催

眠歌等篇，作爲兒子對於母親的頌歌，在俄羅斯文學中佔着獨自的地位。在他的詩作中，把父親叫做「倔強的無教育者」、「暴君」、「虐殺者」和「刑吏」。父親的姿態，在尼古拉梭夫的作品中，是「虐待弱者的」的化身，永遠難消地留存下來。

這個「虐待弱者的」，是他自己從幼時起早就嘗過了的苦痛的經驗。他的父親曾當過郡警察署長，巡邏時，常帶他同去，因此他自然地看到了對於農民的殘酷的笞刑。

我們可以概括的說，尼古拉梭夫的少年時代，是培養他後來成爲「民衆的呻吟與淚的歌手」的適當的園地。

世上有名的夫拉治米爾斯基的驛路是從格里厄希尼葉夫一帶的官邸的窗

下經過，而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去的囚徒們，被解送着從那裏通過。這個少年不知道多少次數地看見了繫着鐵鎖的人們被兇惡的護送者斥逐而走。

由近傍的伏爾加河所受的印象，是極其黯澹的。他從少年起，就十分理解着什麼光明慰藉都沒有的曳船苦力的生活。有一天，他聽見一個曳船苦力說：「明天還是有極其辛苦的勞動等待着，倒願意就這樣地疲困死去算了！」這一句話痛烈地激動了他的心靈，甚至連自己所愛好的伏爾加河，也憎惡起來了。

「從這時候起，這河流

是叫做苦役與憂愁的河了！」……

然而，從搖籃時代起，環繞着他的這「人類的苦痛」，能夠強烈地顯現



在他的意識之中的，大概還是以後的事。

幼年時代，他並沒具有把映入自己眼裏的現象很深刻地探究的天分。他是普通的地主的兒子，自朝至晚，在森林裏、草原上遊玩，或採野蔬，或捕小鳥，或和村童在伏爾加河泅水，有時忽然想起來似的就跑回家裏去吃東西去。家族有很多人，幾乎每年都有同胞生下地來，他和這些同胞有時爭吵，有時在一塊奔逐着。

父親到底教了他些什麼呢？骨牌的賭法麼？山雞的射法麼？不錯，他雖還未滿十歲，然已顯示出了做個相當的賭博者及射擊家的才能。某晚秋的一天，他射中了一隻野鴨落在沼中，在那沼中已經到處結起冰來，狗也躊躇不敢向前去的，然而這十歲的狩獵家竟瀾瀾地涉入那冰水之中，拾了勝利品

回來。他是一個這樣不屈而放膽的少年。還祇是孩稚的時候，乳母告訴他，一到夜裏，庭院內就有惡魔出來；那一夜，他竟從寢牀爬出來，走到黑暗的庭院裏去，滿望着和惡魔決鬪一番。甚至庭中樹木間、草叢中若未一一巡視過，決不回到房內去。

這樣的剛愎放膽，是他的顯著的個性。他初習乘馬時，時常落馬，有一天竟連續墮落了十八次之多，然終於成爲一個很好的騎手。

無論有多大的犧牲，始終要貫徹初志——這從少年時代起，就已成爲他的生活信條。其後當他進入青年期的時候，也有一段這樣的逸話：有一次他和愛人在河上划船，當她對於他的熱情的愛的告白抱着了幾分疑惑的時候，他爲要證明他的愛情的真摯起見，竟跳入河流裏去了，在一髮千鈞之際，好

容易才逃脫了死域。

正因為有這樣的天質，所以他也會成爲一個熱情的賭博者，也會成爲狩獵家。實際上，雖至晚年，他都沒有停止過狩獵。在全生涯中，他對於狩獵狼、狐、野兔和山雞的事，未嘗發生厭倦。

骨牌也和狩獵同樣地消耗了他的心神。這也許是他的血統關係：他的祖父，他的曾祖父都是相當出衆的骨牌師。尼古拉梭夫家本來是相當富裕的，可是後來漸次零落，這大半應該歸罪於接連兩代，一家的家長都沉溺於賭博的緣故。

十一歲時，父親送尼古拉梭夫進耶洛斯拉烏斯加耶中學去，他在學校裏很怠惰，不肯用功。父親頗不喜歡爲兒子的教育犧牲太大，和教員們發生爭

執。後來因為從五年級升上六年級的進級考試失敗了，留級一年，從此使他厭惡學校功課。

這件事情給他帶來了一種利益：從此他沉溺於讀書了。特別是一八二七年出版的誇張，然而充滿了暴風雨似的熱情的一本書迷住了他。這書附了下面寫的那樣的標題：

「海賊 W·N·奧林作

三幕的浪漫的悲劇

附錄 由拜倫卿所作的英詩海賊引用的合唱，羅曼斯及土耳其、阿刺伯的民謠。」

在這誇張的書中，有下面那樣的一句——

「那奸惡的暴君非死不可，自由喲，請從血液中飛迸出來，刺進暴君之胸吧！愛喲，固守裘里拿爾之手吧！」

這個追求自由的呼聲，無疑的給尼古拉梭夫很大的影響，這從他經過三十五年後還在知友之前背誦這句的一點看來，也就可以明白的了。

和海賊同樣地惱煞少年尼古拉梭夫之心的，是當時被禁止的普希金的頌詩自由之賦，這也是咒詛暴君的死：

「你，專制的奸物喲，

我憎惡你和你的故國；

我以無限的歡欣眺望着

你的死，和你子孫的滅亡！」

據尼古拉梭夫的斷言，這頌詩在他的全藝術的活動上，與以強烈的影響。他到晚年還能追憶着：

「我讀着什麼？」

你想知道嗎？

那普希金的頌詩

自由之賦就是它……」

然而，這影響顯著的表現出來的是以後的事，當時很短之間，他傾心於海賊的誇張的善辯的力量。晚年，他追憶着這時候的事，說：「中學時代，我溺於誇張的言辭之中。」

父親命這個年輕的「誇張家」到彼得堡就軍務，這次的旅行，很激動了

易感的少年之心。旅次所寫的「誇張的」詩句，遽然佔滿了筆記簿的篇幅。他夢想這些詩作會在中央的雜誌上發表出來。

和年輕的作家一般，他也無意地摹做了洛瑪諾索夫、裘柯夫斯基、保洛查厄夫等先輩的作風，尤其是非常醉心於三十年代的偉大的「誇張家」，而且是當時那地方偶像的崇拜之的的伯涅德克特夫。這時尼古拉梭夫於詩作之外，還寫了長篇小說，他對於這也抱着很大的希望。

一八三八年，十七歲的尼古拉梭夫除了長篇小說的原稿和寫在筆記簿的詩稿之外，袋子裏一個戈比也沒有地踏上了首都之地。進身文壇，不是容易的事。他常常陷到沒有東西吃，沒有地方住的情景。有時弄到連外套也沒有地過了整個冬天，睡的是下等客棧。在這期間，肯替他設法一個安易生活的

人，是一個也沒有遇到過。要是依從他父親的意志，去就軍務，每月多少會得點薪俸，青年的生活總也可以安定的了。然而，文學迷住了他，以致他選定了半饑半飽的生活。他不入軍隊，反之，他成爲大學的聽講生。想來這也正是他母親的希望吧。後來他很悲傷地回憶着這首都的最初一年的生活。也祇有像他那樣不屈不撓的人，纔能够忍耐得起和極度貧困作艱苦的鬭爭。他的有些詩作在各種雜誌上發表出來了，可是差不多沒有得到一個銅子。至於長篇小說，那是連付印的機會也沒有的。

一八四〇年，他得到一個親切的人的援助，自己少年時代的詩集幻想與回響得以出版。但這詩集並沒有成功，那是因爲他的詩集和當時出版的許多同類的東西比較，並沒有什麼高下。這仍然是千篇一律的「誇張派」，和已



失去世人注意的陳舊的「浪漫派」的作品。可是這詩集是出於在遠隔文化中  
心地的鄉下長大的十七歲少年之手，從這一點看來，又不得不說是難能可貴  
的了。動力的韻律，和抒情的高調，處處都表示着這個詩人的優良的素質。